

宗教問題小叢書

第三種

一個地質學家的宗教觀

馬得耳著

張仕章譯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書叢小題問教宗

觀教宗的家學質地個一

譯章仕張

種三第

3

宗教問題小叢書

今日的青年對於真理的尋求，已在發生熱烈的興趣。

他們對於宗教的權威，雖不免表示反抗，而對於宗教信仰的探索，却又非常急切。本小叢書就是爲這般青年編譯的。內容都用新時代的眼光來闡發宗教固有的真理，同時對於宗教家的誤點，加以糾正，而對於宗教上的疑問，又復予以合理的解答，以滿足青年靈性上的需求。本小叢書擬出二十餘種，書目函索即寄。

一個地質學家的宗教觀

馬得耳著
張仕章譯

一個科學家不能代表一切的科學家或科學的本身說話。各個科學家所抱的觀念，主張和信仰，有些是互相共通的；還有些是大相差異的。所以我不能正式代表一切的科學家或是一種科學說話的。

但是我敢說，一切的科學家對於發見宗教的價值和理想所用的基本原則是相同的。科學家在追求宗教的時候，有許多的便利。或者有人說是許多的阻礙。無論你的態度怎樣，每個真正的科學家在開始研究宗教的時候，必須依據四種基本的原則。

自然的

第一種原則就是自然的齊一性。從我們一切的研究

齊一性

和觀察的結果看來，在我們所居住的宇宙中有一種組織

的原則或決定的因素，能够表示出合理的因果律。我很知道，在最近的幾年中，有些研究原子說的物理學家以爲這種因果律在原子的世界中是不適用的。他們都竭力提倡非定命論的原理。於是有些人很不幸的誤解了這種原理，而斷言科學家已經拋棄因果間必然關係的舊觀念。其實，這種非定命論的原理祇能適用於原子內單位物力的活動。我們對於那些比原子較大的物質與能力的轉變方面一切的知識，可以表明自然界中因果關係的舊觀念還是對的。關於行星的運動，日蝕的情形，遺傳的影響，以及日常生活中一切物力變化的預測，到了今日還

是可靠的，正如同愛因斯坦(Einstein)與海森堡(Heisenberg)以前的日子一樣。

我們所居住的宇宙不但是合理守法的；各種事件也都是由宇宙間的原因和動力所產生的。從科學的觀點上說來，我們絕對沒有外力干涉的意見。換而言之，科學家不能找出舊時所謂超自然的證據。照我個人看來，我知道我不能了解的部份就是超自然，而我以為了解的那部份就是自然。所以我們着手研究的第一種原則就是『自然的齊一性』，同時又要拋棄舊時所謂在宇宙以外的超自然的真體。

在乎人類的

智能與感情

科學家所必須用的第二種原則就是這種研究的前導工作全在乎人類的智能與感情。我們必須敍述事實，觀

察事件。事實是沒有真假的。事實就是事實而已！我們最好稱它是我們所遭遇的

事件。但是我們對於一樁事實或事件的描寫也許是有真假的人類的心思對於各種的科學問題顯然要發生錯誤的。我們對於這世界所能知道的一切是經過我們的感覺與智能而達到意識的狀態。我們人實在是爲知識和情感所限制的。

同樣在宗教方面，每一個人都能得到些經驗。那個所謂『自我』的希奇本質要感應我自己以外的東西，因此我就得到了些經驗。世界上沒有所謂真的或是假的經驗。經驗是祇講有無的。但是爲了個人便利起見，經驗是必須經過解釋的。在解釋經驗的時候，就加入了人類的理智與感情，而一切的錯誤也就發生出來了。我們要在解釋中尋求通常所說的默示。從宗教方面看來，一種默示不過是

經驗上的一種解釋。我們在敍述經驗的時候，也許是對的，或是不對的。但是經驗的解釋就是默示的要素。

從別方面講來，科學家是要尋求事實或經驗中的權威。他對於各種的敍述，推論，和解釋常常是懷疑的。他只信賴那些能够實地試驗各種事實和經驗的個人。

那末，在科學家看來，最後的權威決不能在人類的言語中得到的。他並不崇拜講論者所得的學位，或是他在教會，學校，或政府中所有的地位。科學家總有權問難這些事實上與經驗上的解釋。他雖然要拿人類的知識和情感來作為引導，可是他在生活的事實與經驗中能够找到充分的權力。

知 識 是
相 對 的

第三種基本的原則就是說，我們所有的知識都不能真正當作絕對的，或是最後的。一切的知識都不過近乎真理罷了。我們所討論的都是相對的。我們所用的辭句只是或然的。真正的絕對和最後的真體是出於我們理解力以外的。我們是在觀察一種與我們有關係的進程。那種時刻不息而超過時空的物力的變化就是所謂真體。人類所發見的唯一真體就是一種變化無定的進程。

行 為 就 是
一 種 線 索

第四種基本原則是論到這種進程的性質。真體的特性是可以藉着觀察的行為來發見的。行為可以做我們探求物力變化的線索。人類的行為可以使我們得到一種關於人類本性的知識；

以宇宙力的行爲可以使我們明白宇宙間動力的特性。

科學的立場就是建築在以上的四點上。我們從這四種的出發點又可以進入未知的境界裏。一個科學家祇能用這種方法來發見一種可以使他認爲滿意的宗教。我們不妨再把科學家所用以建築他立場的四根柱子重述一遍。它們就是自然的齊一性，依賴人類的知能與感情，拋棄絕對或最後的追求，而把行爲當作求得宇宙間活動力的真實性的線索。

我從這種四方的基礎開始要提出我自己對於宗教的見解。別的科學家也許從同樣的出發點研究宗教，而得到不同的結果。我祇代替我自己說話，並且承認別的科學家也許用不同的辭句來表示他們各個人的意見，而顯出更大的真

理。

對於上帝
的信仰

一個科學家的宗教當然要包括我們對於上帝的信仰。每一種宗教各有它的上帝，而每個人也各有他的宗教。那末，一個科學家所認為滿意的上帝觀是什麼呢？

照我個人看來，上帝就是宇宙的管理著，也是那決定因果關係的主力，又是那充滿宇宙間而推進物力變化的動力。

我們祇能從觀察宇宙力在過去的造化而演進到現在的地步方面去發見它的性質。這就是要敘述事實，觀察事件，和解釋我們自己的經驗。地質學家在這幾方面比別的科學家更為便利，因為他所思想的是在相隔很遠的時期。他必須

採取一種世界的觀念。他站在山巔上考究過去的遺蹟。他要調查一種無時空限制的宇宙。他不管宇宙的發源和它的終局。他祇要研究物質和能力從過去到現在的種種變化。他知道在現在狀態中的物力，到了將來，又會變成別的狀態。

在這種進程中，地質學家要回憶到從前宇宙力的活動祇限於礦物界的時代，那時可以作為研究的唯一材料都是些無生物。我們在研究和分析結晶體和各種礦石的時候，我們就發現它們是值得我們起敬的。我們覺得這種組織物質的原子而成為希奇的結晶形狀，必定由於一種能引起我們驚異的大力。但是那不過是有規律的宇宙力的表現。

地質學家也許要請物理學家幫助，去分析原子內部的情形。在最初看來，原

子的構造和分子的組織似乎很是機械式的。在幾十年以前，科學研究的結果是傾向於用機械的動作來解釋宇宙力的性質。在最近的幾年中，一切的觀念都改變了。我們現在知道，從分析物質的結果所得到的印象完全和我們祖宗所說的大不相同了。

我們藉着更深切的了解和更確實的知識就可以發見原子裏面所表示的宇宙力是具有心靈的特性，而不是機械的形式，並且它是屬於純粹的算學，而不是屬於應用的算學。最近瓊茲爵士（Sir James Jeans）曾經宣佈說，這世界似乎不像一種大的機器，却更像一個大思想家。我們所觀察的事實和所注意的事件都不必用機械的動作來解釋的，却可以當作心智的表象。我們對於物力最後的

分析就可知道宇宙的真體實在是心智。舊時物心的二元論就此消滅了；而物質却變成了心智的一種表象。

地質學家也記得，在地球的歷史中有一個時期，從無生物的世界中會產生出最早的動植物來。我們雖不能知道最早的生命細胞怎樣產生出來的，但是我們必須接受生命在地球上發生出來的事實。

這些有生命的東西所具的特性是和宇宙力以前的一切表象是不同的。細胞和結晶體是不同的。動植物與礦石也有區別的。從表面上看來，那些差別確是不大清楚的。有些無生物的表象差不多和有生物的性質相近的。然而他們中間有一種真正的區別，就是有生命與無生命的區別。最顯著的區別也許在於我們

所說的意識方面。動植物的行為和礦石的行為是不同的。如果你拿一枚針來刺動一個變形蟲，那末牠的行為可以表明牠是知道這種物質環境中的情形。如果你把一滴酸性的溶液倒在蚯蚓的尾巴或頭上，牠的行為也能表示牠是知道這種物質的刺激的。你不妨拿針來刺在一種石英的結晶體上，或是把一滴酸性溶液倒在一種礦石上，但是這些物體的行為會表明它們絕對不知道外界的刺激。

意識是宇宙力的一種表示。在有些物質的組織方面，宇宙的活動力似乎對於它的環境表示有意識的。我以為這種意識的特性可以說明細胞在地質學的時期中已經發生變化了。同時，結晶體經過地球二十萬萬年全部的歷史，仍然沒

有發生什麼變化的。

地質學家也很記得，在不久以前，在地球上生物的發展中產生出一種動物。這類動物的特性和別的動物至少是在程度上有差別的人類是自觀的動物；人類會知道非物質的刺激。他不時對於夕陽的美麗和曙光的榮耀發生感應的動作。他能為義務心的呼聲所鼓動。他也為高尚的理想和尊貴的志向所感動。他對於尋求善德公義方面也有一種很迫切的願望。這些都是他所能感應的非物質的刺激物。

對於這種刺激所發生的感覺就使他的生活發生了區別。凡使一種有機體的行為發生區別的任何東西必須是真實的。所以人類的行為可以表示這些字

宙力的表象的真實性。總括起來說，地質學家祇不過要提醒你在地球上物力轉變的時候，就發生了一種我們所說的『人格』。

在宇宙間必須有一種產生人格的能力。我稱這種宇宙力爲『上帝』；因爲在我看來，上帝是要使宇宙間各種東西都爲人類造成一種完美的人格。這樣的上帝是值得稱爲仁慈或善良嗎？這都全在乎他所產生的人格是不是仁慈和善良的。如果你相信世界上確有仁慈的人格和善良的人類，那末你必須說宇宙的能力充滿着產生那些結果的必要能力。

這些能產生公義仁慈的人格的能力至少和它們的產物是有同樣的價值和意義。所以宇宙力在一個時期中能由特殊的空間或一部份的空間表示出一